

君爾何須問重重

沒有求一支籤不能解決的事情。如果有，那就求兩支。

當然現實是神明並不會讓你求兩支。



我可以大言不慚地說我是個迷信的人，像是做惡夢的時候會去收驚、遇事不決就求籤、土地公媽祖關公聖誕千秋時要去廟裡拜拜，順便吃廟方擺的流水席。這是從很小時候就留下的習慣，當時其實不太愛去廟裡，小孩子不需要祈求什麼，只管拿香胡亂鼓搗三下，跑完流程的時間總是比大人短，結束後就只能靠在柱子上，還沒地方坐，廟裡的糖果我也不喜歡，眼巴巴看著阿姑在每尊神像面前先拜三下，念念有詞，信女誰誰誰家住哪裡，希望土地公婆保佑，然後再拜三下，插香爐。不知道為什麼總是沒有冬天的記憶，只記得又熱又無聊，想回家看電視。

廟裡能夠取代電視的只有酬神戲。常去的土地公廟位在老街中間，演出布袋戲的卡車停在T字路口的轉角處，前面擺著幾排淺粉白色的塑膠椅，不論白天晚上，音響播得很大聲，我就算不看布袋戲，也能看著上面的哈麥兩齒笑得很開心。酬神戲在十幾年前還相當盛行，仔細想想，這幾年我似乎也很少看見，除了每年土地公土地婆的生日外。提供的食物也越來越少——沒有貪小便宜的意思，真的，畢竟素食於我而言如白開水，而我討厭白開水——記得以前生辰前後三日都有流水席，炒麵、炒飯、米粉、綠豆湯、粉圓，阿姑主張這是討吉利，召集小姑和我的兩個堂哥去蹭飯，我們在悶熱的藍色帳篷裡一手拿著塑膠椅、一手拿著塑膠紅碗，奔走尋找空位。

鄉下一天到晚街頭巷尾都有人在放鞭炮，聽到熟悉的敲鑼聲、鼓聲、喇叭聲就知道今天又有神生日了，從家三樓的窗戶看出去，就能看見隔壁街上的隊伍，我和老爸會一起貼在窗戶上看，媽嫌我們太無聊。不過鞭炮聲並不僅止於神明聖誕千秋，三合院裡曾經也傳出過鞭炮聲，外婆當年中風又失智，媽就請一隊人來做祝福法事，隊伍從門口進來，先頭的是乩童，光著膀子，手裡拿著幾柱香，我們家的人排成一列，看他在外婆面前在空中畫符，外婆看來興致缺缺，她坐在輪椅上，一手托腮，嘴角拉得平直。

外婆當然還是走了。

家族涉及的迷信包括但不僅止於拜拜、收驚、問卜、風水、算命，從出生起就將孩子的生辰送到老師那裡算八字、取名、看命格，光明燈太歲燈文昌燈一個不落點上，平常沒事就喝兩口符水保平安，大病一場時拿平常穿的衣服去收驚做法，家裡連年出事就讓老師來看是不是風水問題，幾年前忘記是為了什麼，家裡一向信任的風水師從邱老師換成張先生，張先生進到我們家一樓，從公媽龕裡拿出破爛的內牌，說這樣會影響運勢，然後幫我們將破損的木板換成鮮明的桃紅色紙。

我們用盡一切方法，想要身邊的人平安過活，我們執拗地相信，近乎盲目，我們不能不信。



到三峽後倒是過了有段時間才去老街的祖師廟拜碼頭，好像是因為開學第一個月諸事不順，從樓梯上踩空跌下來、手錶錶帶突然斷掉，先去買祖師大概已經吃膩的金牛角當供品，因為是平日去的，廟裡很安靜，構造似乎和龍山寺很像，有前殿、後殿、中殿，前殿就擺了放供品的大桌，不知道是要先走到中殿去拜天

公廬還是站在前殿，我不習慣，老家常去的土地公廟小小一間，而大些的南聖宮分前殿的武聖殿、獨立在外兩邊的武聖閣，以及後方要穿過廣場，爬上樓梯才能抵達的正殿，參拜順序清楚。

但我相信神明不會對初來乍到的大一新生這麼苛刻的，至少我心意有到，按著我猜測的路線一路往下走，繞了一圈，走上二樓側殿。這裡的廟很安靜。這是我對三峽的其中一個印象。

在北部的日子很少聽見鞭炮聲，大一時住宿舍十樓，什麼都聽不見，後來搬到校外，見最多的是紗窗紗門換玻璃。我第一次在北部遇見遶境是大一下去淡水，那次是漫無目的地閒晃，偏離老街後拐進了別的巷道，不知道通往哪裡，彎彎繞繞，最上方有可入內參觀的日本警官宿舍，從說明文字來看，原本從緣側往外看能一眼望見觀音山，只是現在都被別的房子擋住了。

我離開宿舍，途中聽見遶境的聲音。遶境的聲音，不能用那些敲鑼打鼓來分門別類，只能籠統地說那是一種聲音的集合體，一聽就知道是神明出巡，幾乎是本能反應。我的目光從觀音山上落到下方的街道，鬧哄哄一片，隊伍拉得很長，我已經很久沒見過這樣盛大的遊行。跑下石階，出口在媽祖廟和另一家店面之間，老街兩側圍滿了人，我在人群中踮起腳尖，雖然就算不那麼做，我也能看見七爺八爺的臉，心生畏懼。我已經明白祂們不會傷我，但我聽見我的心跳，連呼吸都放得很淺，幾乎是對上視線的那刻像被攫獲。

野原廣志到三十五歲還怕生剝鬼不是卡通效果。講起七爺八爺，我的記憶裡就只有在街口的水果攤前，長相兇惡的黑白將軍朝我逼近，踩著醉酒一樣的步伐，我嚇得往阿姑懷裡躲，阿姑說七爺八爺會把小孩子抓走，尤其是越怕祂們的。但我還是選擇逃回家裡，關上玻璃門，隊伍彎進我們這條街，我隔著模糊的玻璃門看見高高的人偶神將，滔天的鼓聲幾乎要震碎門窗。

我不再躲著七爺八爺的時候，也是我終於不再對這些廟會活動感興趣的時候。有很長的時間我不再衝第一排搖滾區，還要跟著鑽轎腳，追求平安與祝福，不是因為懼怕，是無聊，又吵，吵得我耳朵生疼。但我依然習慣了那些遠方的鬧聲，習慣且，或許是必須。

上個月從咖啡廳離開，路過板橋慈惠宮，十字路口時常有志工指揮交通，而廟的方向傳來敲鑼聲，反正沒什麼事，我就晃過去看，我見識少，慈惠宮算是我看過最盛大的廟會了，輪流在廟前的空地跳陣頭，旁邊圍了一圈圈人，我看著青面獠牙的神將，看見神將腹部挖出的洞裡面的人。

陣頭結束後，有扛轎的人接著來到廟前，後方的配樂團隊也換了一批人。轎子退到後頭，踏著固定的步伐，左晃晃右晃晃，大喊一聲，往前跑幾步，再退回原位，上述動作重複幾次後，才終於衝到正前方，廟方人員前去接手，把轎裡的神像迎回廟。我看到最後，才知道是媽祖回鑾。

那是在我心底扎根的聲音，我喜歡那樣的氛圍，是我在這裡的唯一信仰。



前述提到遇事不決要求籤。休學重考前夕，我怕我又做錯決定，跑去土地公廟問神求籤，但抽到的不是好籤，至少看起來不是。只恐前途命有變，勸君作急可宜先，且守長江無大事，命逢太白守身邊。

所以我又跑去關聖帝君廟裡。不同的是，這次求了很久，從簡短的問題拉長到鉅細彌遺稟報我的來意，在不知道第幾次的笑筊蓋筊後，我沉默半晌，問最後

一次——「關聖帝君的意思是，因為我剛剛已經問過土地公婆了，就不用再來問祢了嗎？」

聖筊。

我笑了起來，在旁邊等候多時的媽問我這次問了什麼、怎麼聖筊了，我告訴她，我們一起笑了。

但求神問卜似乎是有很多眉角的，後來我看人家說，命會越算越薄、抽籤是把運氣用掉，去年決定出國交換，但決定後仍憂心重重，先去媽媽朋友推薦很靈驗的問事老師那裡，他說心意已決的事就不要問了，難道會因為結果不好就不去做嗎——還真的不會，像雖然我在土地公那裡得到了那樣的籤，我最後還是重考了。但就是、求個心安嘛，又不犯法。

但顯然神明不認同。聽說雙連的文昌宮很靈驗，上網搜尋都能看見各種事蹟，像是拜完後3C產品突然找不到問題的當機啦（並且在考完試後自己好了）、手機自己跳樓啦，所以我拜的時候特別求文昌放過我的手機，畢竟我還得靠它練英文聽力。我又在文昌宮裡擲筊十次，手快斷掉，最後放棄，重新在廟裡繞了一圈，回到文昌面前時還是賭氣，擲最後一次，和神明說這次再不給我籤我就真的認了不會再來煩祢了。

還好這次給我聖筊了。於是我去喇完籤筒，抽了一支籤出來，再擲一次，一步到位，聖筊。

我眼皮一跳，太乾脆了，乾脆到我確定這絕對不是什麼好籤。

一拿到籤詩我就笑出來。言語雖多不可從，風雲靜處未行龍，暗中終得明消息，君爾何須問重重。

文昌大概被我盧到超級賭爛。抱歉。但祂說我是龍欸。我不要臉，罵不怕。桃紅色的籤紙被我收在錢包裡，到現在也沒拿出來，時刻提醒我，不要相信任何人。

只是誠心誠意拜完文昌的我並沒有誠心誠意地準備考試，所以在一個月後被文昌強制關機了。半夜兩點滑手機到一半突然黑屏，接著是無止盡的自動開關機，這就算了，開機到一半還全紫屏——紫屏也就算了。看過別踩白塊兒嗎？在我的手機上要改成別踩紫塊兒，螢幕閃了一下，突然又出現幾個黑色長方型格子，中間的蘋果圖示甚至出現了白色波浪號虛線。

最恐怖的是，我沒備份習慣。

折騰到三點，手機最後一次關機後就徹底安靜，我只好隔天拿去維修，但店員試了所有方法、喚醒無效，說這樣的話他們也沒辦法，修理要一萬一，不如直接換新的。

我萬念俱灰走出大樓，門市在中山站，想了想，我轉頭往雙連走去，十分鐘的路程，時隔一個月我又站在文昌面前，這次還買了五顆蘋果，誠心誠意懺悔這段時間太混，最後拿被宣告死亡的手機繞香爐。

離開的時候，包包裡傳來叮一聲。